

目 录

- 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把全部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上来 (1—12)
- 二、社会的规律和自然规律一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领导者违反了客观规律，也会造成经济上的危机 (13—32)
- 三、政治和经济 (33—66)
- 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67—88)
- 五、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89—93)
- 六、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94—103)
- 七、技术进步必然引起分工的发展和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程度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表现 (104—116)

- 八、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问题..... (117—129)
- 九、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只有在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这个规律使我们有可能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 (130—139)
- 十、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不能没有价值规律。必须运用价值规律管理经济，使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服务..... (140—171)
- 十一、社会主义企业要建立在经济核算制的基础上，要对本企业经济效果负完全责任..... (172—180)
- 十二、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小部门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关心上面，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181—193)
- 十三、按劳分配..... (194—216)
- 十四、一切规模较大的社会劳动都需要一定的职权、统一的指挥和管理..... (217—226)
- 十五、吸收外国资金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 (227—234)

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把全部注意力转到 经济建设上来

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页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科学社会主义部分）第53页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
《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哲学部分）第32页

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

生产的发展，而且善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1页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月—5月初）。《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政治经济学部分）第153页

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并使交通工具随着由此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当然是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43页

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这也不是什么空想。的确，文明在大城市中给我们留下了一种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努力才能消除的遗产。但是这种遗产必须被消除而且必将被消除，即使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6页

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

恩格斯：《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的修正》（1887年6月14日和23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70页

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哲学部分）第95页

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哲学部分）第96页

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的、被生活检验过的共产主义建设事实——我们全体，我们的作家、鼓动员、宣传员、组织员等等都应该不倦地重复这个口号。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8页

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它富有生命力和必获胜利的保证，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共产主义力量的泉源和必获全胜的保证就在这里。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9页

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
第4卷第11页

因为归根到底，只有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只有用社会主义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和小资产阶级生产，才能是战胜资产阶级所必需的力量的最大源泉，才能是这种胜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证。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
第4卷第13页

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多关心每普特粮食和每普特煤吧！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
第4卷第17页

为了消灭阶级，第二就要消灭工农之间的差别，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工作者。……要解决这个任务，只有把整个社会经济在组织上加以改造，只有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这样的过渡必然是非常长久的。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和立法手段，只会延缓这种过渡，给这种过渡造成困难。只有帮助农民大大改进以至根本改造全部农业技术，才能加速这种过渡。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政治经济学部分）第357—358页

必须把整个苏维埃政权机器由全力从事战争的轨道转上和平经济建设的新轨道。

列宁：《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
(1920年2月2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300页

那时（按：指1918年，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之后）有可能指望获得一个喘息时机，使我们有条件来恢复和平的经济工作（虽然我们现在才知道，喘息时机是十分短暂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刻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决议中把全部注意力转到这种经济建设上去。这项决议并未撤消，它还是我们的法律。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12月22—29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450页

现在我们应该注意把为政治和军事服务的全部宣传鼓动工作转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12月22—29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454页

我们必须使每一个工会会员都关心生产，使他们记住，只有增加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苏维埃俄国才能取得胜利。……不了解这一任务，我们就会葬送一切，因为如果我们的机构软弱无力，我们就只能退却。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12月22—29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454页

今后出现在全俄代表大会讲台上的，不仅有政治家和行政人员，而且有工程师和农艺师。这是最幸福的时代的开始，那时政治将愈来愈少，人们很少谈论政治，谈论时也不会这样长篇大论，讲话更多的将是工程师和农艺师。为了真正转向经济建设事业，必须由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首先树立这种风气，并且自上而下地在所有的苏维埃和团体中，在一切报纸上，在一切宣传鼓动部门内，在一切机关内都来树立这种风气。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12月22—29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466页

我们已经学会了政治，在政治上我们不会迷失方向，这方面我们有基础。而

经济方面的情况却不大好。今后最好的政策就是少谈政治。多促进工程师和农艺师，向他们学习，检查他们的工作，不要把代表大会和会议变成空谈的机关，而要变成检查经济成就的机关，变成我们能够真正学习经济建设的机关。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12月22—29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466—467页

我们的党纲不能始终只是党纲。它应当成为我们经济建设的纲领，不然它就不能作为党纲。它应当用第二个党纲，即恢复整个国民经济并使它达到现代技术水平的工作计划来补充。没有电气化计划，我们就不能进行真正的建设。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12月22—29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467页

国内敌人是靠小经济来支持的，要粉碎它，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12月22—29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468页

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一定要努力把经济基础从小农的变成大工业的。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彻底取得胜利。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12月22—29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468—469页

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但是不难理解，要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921年1月25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74页

增加财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

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1921年5月26—28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399页

无产阶级的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利益，就是恢复大工业和大工业的巩固的经济基础，有了这些，无产阶级才能巩固自己的专政，才能不顾一切政治的和战争的困难，彻底实行专政。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1921年5月26—28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402页

因为，现在的革命成就不可能和从前一样了。由于从军事战线转到经济战线、转到新经济政策，由于现在的条件是要求首先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劳动纪律，革命的成就也必然改变自己的性质。在这样的时候，革命的主要成就表现在那种不辉煌、不显眼、一时很难看出的内部改善，即劳动、劳动组织和劳动成果的改善。

列宁：《关于清党》（1921年9月20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562页

大家都去做经济工作吧！……从必须赶快学会作经济工作这个观点来说，这方面的任何松懈都是极大的犯罪行为。必须向这门科学进军，向这门艰难、严峻、有时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科学进军，因为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1921年10月17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53页

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性，忘记适当地和顺利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家如果一开始就大书特书“革命”二字，把“革命”奉为一种神通广大的东西，丧失理智，不能最冷静最清醒地考虑、权衡和检查一下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

境、什么场合采取革命行动，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转而采取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失去清醒的头脑，一心设想什么“伟大的、胜利的、世界的”革命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解决种种任务，那他们就一定会遭到毁灭（不是指他们事业的表面的失败，而是指内部的破产）。

谁要是这样“设想”，谁就一定会毁灭，因为他在根本问题上设想一些愚蠢的事情，在残酷战争（革命是一场最残酷的战争）的时候，愚蠢往往会遭到失败的惩罚。

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
(1921年11月5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87—88页

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

列宁：《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1921年
12月30日至1922年1月4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
586页

经济建设中的实际成绩——这是要点。以此来检查一切。

列宁：《在全俄政治教育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提纲》
(1921年10月17日以前)。《列宁全集》第36卷第576页

在我国最糟糕的就是，在报刊上和政治喧声中一般议论过多，而对地方经验的研究太少。无论地方和中央都有不愿真实地宣传和真实地评价地方经验的强烈倾向。人们怕家丑外扬，怕赤裸裸的真相，“粗枝大叶地”、简直是马马虎虎地就避开了这种真相……

要更加具体地研究地方经验、细节、小事情、实际经验和工作经验，深入到县、乡、村的实际生活中去；要分析在什么地方、是什么人、为什么（用什

么方法) 在极端贫困和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条件下能够获得虽不是重大的却是真正的改善; 不要怕揭露错误和缺点; 要大力表扬和介绍任何有些成绩的地方工作人员, 把他作为榜样。这样的工作做得越多, 越深入实际生活, 把自己和读者的注意力从臭文牍主义的和莫斯科臭知识分子的(和一般苏维埃官僚主义的)圈子转移开, 那末, 无论我们的报刊或者我们的整个建设的改进也就会越加顺利。

列宁: 《给恩·奥新斯基》(1922年4月12日)。《列宁全集》第36卷第600—601页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目的本身。专政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手段和道路。

斯大林: 《问题和答复》(1925年6月9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33页

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 则包括整个国民经济, 既包括工业, 也包括农业。因为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 是组织整个国民经济的问题, 是使工业同农业正确结合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工业和农业工作人员的生产消费组合。如果在这个组合中, 工业与供给原料、食物并且消耗工业品的农业不协调, 如果工业与农业因此不能组成一个统一的国民经济的整体, 那就根本不会有社会主义。

斯大林: 《问题和答复》(1925年6月9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67页

看来问题是很明白的。如果我们不要使我国人民过美满生活, 那就用不着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推翻资本主义, 在好几年中建设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不是要大家贫困, 而是要消灭贫困, 为社会全体成员建立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

斯大林: 《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4年1月26日)。《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6页

只有在工人阶级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到工程技术人员水平的基础上，才能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如果以为没有提高到这种水平的可能，那就可笑了。这在苏维埃制度下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因为在这里，全国的生产力摆脱了资本主义的束缚，劳动摆脱了剥削制度的压迫，工人阶级掌握着政权，工人阶级的青年一代有受到完备的技术教育的一切机会。毫无疑问，只有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水平提到这样的高度，才能打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基础；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开始过渡所必要的高度劳动生产率和丰裕的消费品。

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935年11月17日)。《列宁主义问题》1964年版第586
—587页

为了准备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过渡到共产主义，至少必须实现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

1·必须切实保证的，不是生产力的神话般的“合理组织”，而是整个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之所以必须占优先地位，不仅是因为这种生产应当保证自己的企业以及国民经济其他一切部门的企业所需要的装备，而且是因为没有这种生产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

2·必须用有利于集体农庄因而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逐渐过渡的办法，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且也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权或别的什么社会经济中心能够掌握社会生产的全部产品以利于社会。

.....

3·必须把社会的文化发展到足以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使社会成员都能获得足以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活动分子的教育，都能自由地选择职业，不致由于现存的分工而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9月28日)。
《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政治经济学部分)第427
—429页

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

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8页

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8页

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8—1319页

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6页

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

而为它服务的。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

毛泽东：《解决“五多”问题》（1953年3月19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79页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月25日）。见《人民日报》1956年1月26日

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4页

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7页

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2页

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

毛泽东：《不断革命》（1958年1月）。见《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6日

二、社会的规律和自然规律一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领导者违反了客观规律，也会造成经济上的危机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样的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象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确定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解决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

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

《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哲学部分）第31—33页

对平等工资的要求是基于一种错误，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的妄想。这种要求乃是承认前提而企图避开结论的那种虚妄和肤浅的激进主义的产物。在雇佣劳动制的基础上，劳动力的价值也象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那样来确定；既然各种不同的劳动力具有不同的价值，即它们的生产需要有不同的劳动量，所以在劳动市场上，它们也就应当按不同的价格来支付。在雇佣劳动制基础上要求**平等的报酬或仅仅是公平的报酬**，就犹如在奴隶制基础上要求**自由**一样。什么东西你们认为是公道的和公平的，这与问题毫无关系。问题在于在一定的生产制度下什么东西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5月底—6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81页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

象。

撇开这点不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很贫乏的。然而它还是把帷幕稍稍揭开，使我们刚刚能够窥见幕内美杜莎的头。如果我国各邦政府和议会象英国那样，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况，如果这些委员会象英国那样，有全权去揭发真相，如果为此能够找到象英国工厂视察员、编写《公共卫生》报告的英国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和营养条件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那末，我国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

决不要在这上面欺骗自己。正象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十九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不管有没有较高尚的动机，也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因此，我在本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